

4

T5390 /81

2

04

10

道園學古錄

題跋

崇仁虞集伯生著

題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充奎章閣捧案官

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之先臣太傅右丞相楚國公
事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二心之臣
足以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
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
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

尚書叅侍機謀夙夜左右內則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秉謙慎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廷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聖恩新御翰墨作勅書以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書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賁者天下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土之以家死事若西和賈侔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詔修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兒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閔之陳人亦德人哉

題趙秘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某讀趙秘書所撰知郡王公墓碑而深有感焉

碑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

齋張亨泉魏鶴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某曾大父友

誼最厚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

池碩德重望爲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關

上潰卒爲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

謨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

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



道園集
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亨泉名方字
義立亦同易學其祥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爲之著亨
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
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
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胥其在京師也館於某
科院諸孫用亨家鄱陽其在京師也交好尤舊因見
其家書所述略以所憶書其後以歸之二百年中後
生不及前輩聞見漸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春秋易
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
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臞博又古時一閱之何
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閔天散宜生於一日
之間哉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易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踈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戴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

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襍然前
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
之例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
天下旣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
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旣久交游文翰之彬
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於時一時諸君
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攻也然未四十年卷
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寫山水有古
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于南推吳興是皆見
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其議論也將軍之子瑀

持來京師予閱之柯氏 文堂中閩陳衆仲陳趙子
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仁同觀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
下當法堯舜旣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
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
耻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
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
鑒乎

跋御筆除丑閭太府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閭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
自宰相以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
賜之雲漢昭回龍光舄奕未有若臣丑閭之親被御
書是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丑閭
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其上而保祿於無窮也

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獻公之歿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媿焉公之心
明白如天日被搆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
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
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
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
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扁因爲辨心
遠之說以道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
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又因爲之言曰昔伊洛之
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於

非一

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
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非其治矣嗚呼是誰之
過哉沉冥苟且之徒自陷于汙下所見不少超于目
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

法以進于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書古劔銘後

吳成季文寶古劔文理若碧函氣純靈不利割不
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識趣世亟群慝息
鈍乃德

古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清河元公復
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太宗師友善公爲著文甚多皆
騰博奇偉及得此劔極古以爲非高簡則不稱故製
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于至治中至順
元年八月予與吳太宗師看劔道舊而

蓋三

十年矣吳太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

題和林志

國家并包宇內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年被旨掌輿地之紀每執筆而問焉至順元年 在閣下被旨

著經世大典輔軒使者之間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諛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三慨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

無述以傳示耶蕭囚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旣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尙多有之吾安得囚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攻以廣異聞而附信史于無窮乎

跋真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將旣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章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象其威儀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歎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某從王公之孫緒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于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爲分地卽爲城郭宮室取故
宋熙春閣材於汴稍損益之以爲此閣名曰大安旣
登大寶以開平爲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巋
然遂爲前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矣王
振鵬受知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僥倖之倫
此圖當時甚稱上意觀其位置結營之意寧無堂構
之諷乎止以藝言則不盡振鵬之惓惓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某從故宋王忠簡公會孫纘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
 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
 初已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暗之
 令人慨然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
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
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
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攔
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罔然臨池者尙三
思斯言哉

山歌言始

不夫其此... 人時... 然... 尚...
 下... 其... 公... 一...
 不... 不... 而...
 與... 益... 變...
 文... 本... 去...
 未... 未...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敬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
 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像伯夷千載以為名言託
 物儼倫君子豈偶然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幼度爲之序賦詩者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某等凡二十四人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十一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成祖入繼皇帝大統克續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爲重先生時爲太常博士草儀注

朝謚於南郊追尊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詩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寺天子爲之改容臺省爲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道凜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讜議如此晚守一州以歿不竟其用此諸公之所以嗟嘆而咏歌者也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以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亢宗相望于五百年間顧不常與張萬福武人年八十有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于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某初授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諫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於郡薦書未
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
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水堅膠焉
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衰者問之
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讀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
因寬諭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爲敬先咏歌
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
八生二子曰與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歿王守志教

于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未舉河間也夫人命之授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興祖爲告其鄰近僦馬以歸爲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字也某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爲世道勸焉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以想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水之間也

題鮮于伯幾小像

歛風沙裘劔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
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忤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
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齡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下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尙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密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三耳繼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溫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薦之皆欣然以爲當而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泰定丁卯陳衆仲自溫陵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旣不可復見傳

又相望萬里而一旦於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
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
稱信仲鄉先生有傳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
焉爲信衆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耶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旣有序
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
也崔丞相與僕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嘗遣一介
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尙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
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
媿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莫如其不可復見今先生
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良
厚不薄也耶今爲祿任者苟干祿以爲貧亦復何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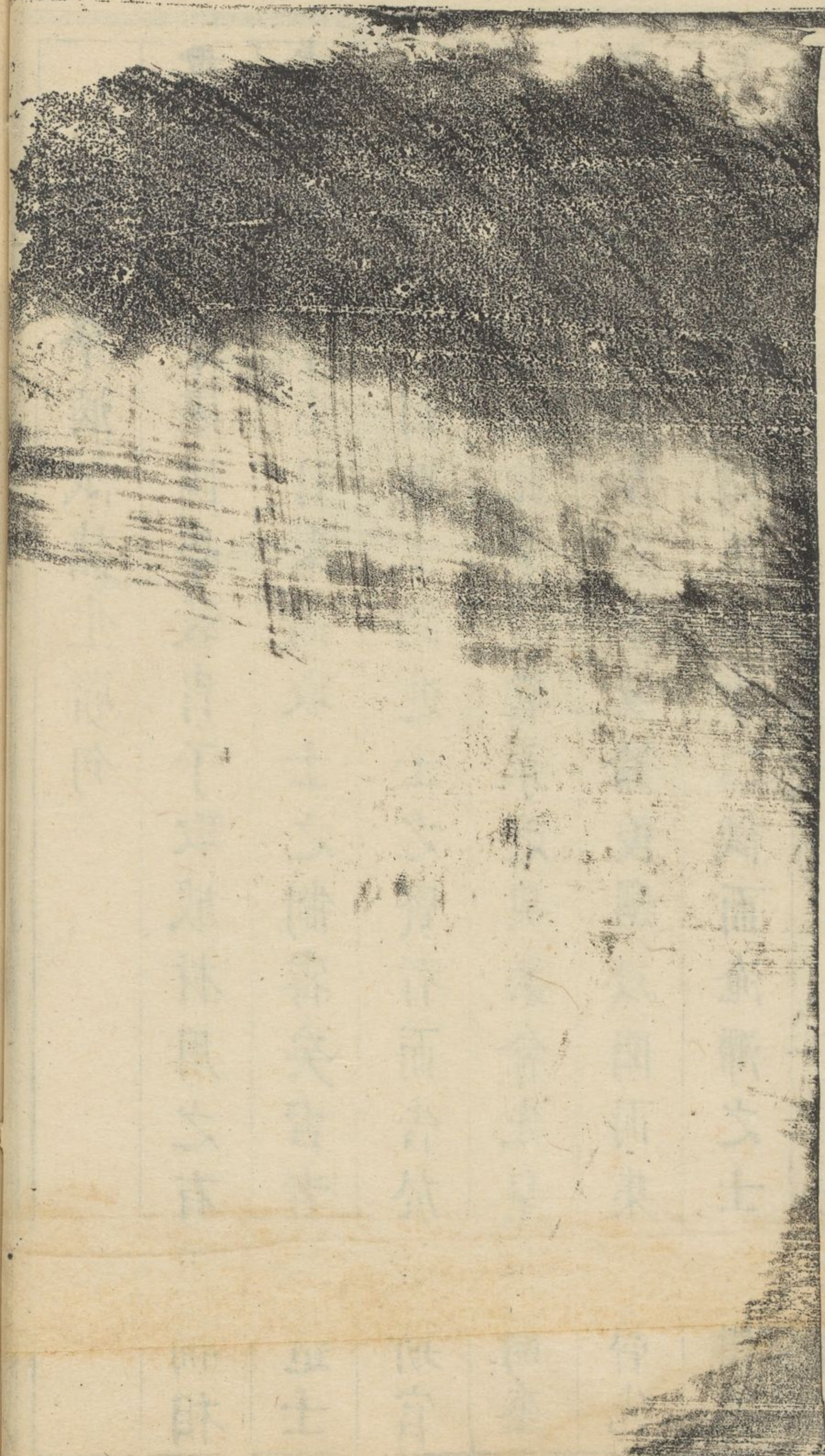
道園集
哉而爲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
爲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斲而人心之所由
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泛引古人賢者爲之
祝規哉而獨及崔李二公者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泛者無
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
名申之以繼繼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
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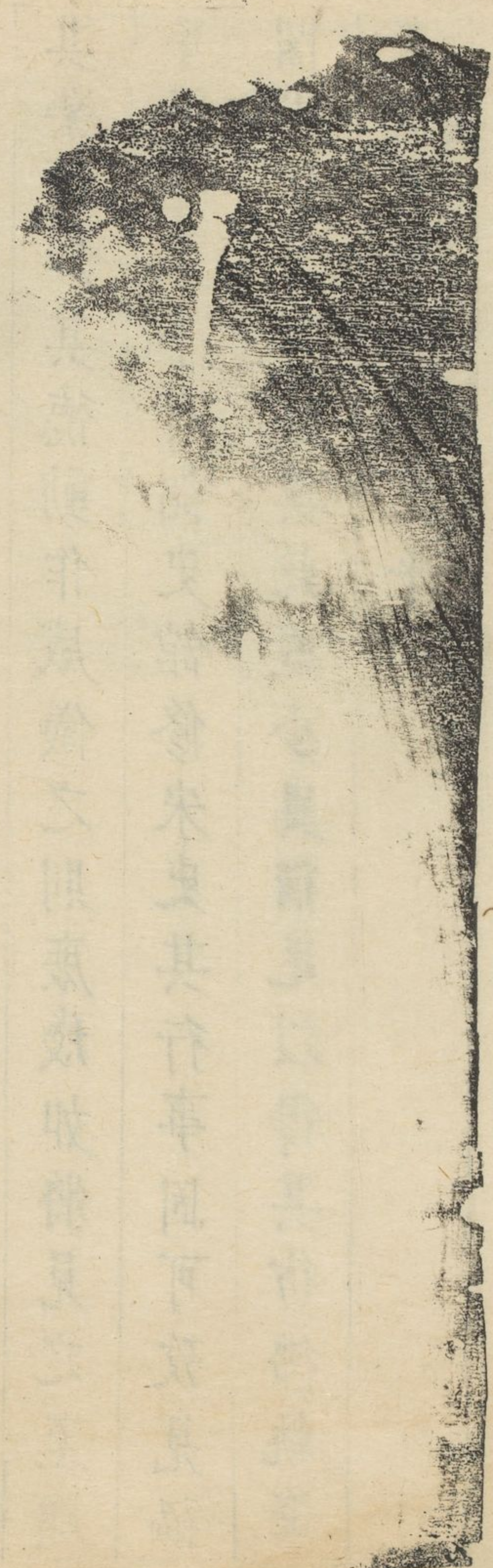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
文治日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
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於王斯官
之爵之今殆放此某昔嘗承乏典樂會先皇帝開奎
章閣引某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魯先
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
論黜之乃與其寮案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
將以其詩刻石堂上使來求識之故爲序錄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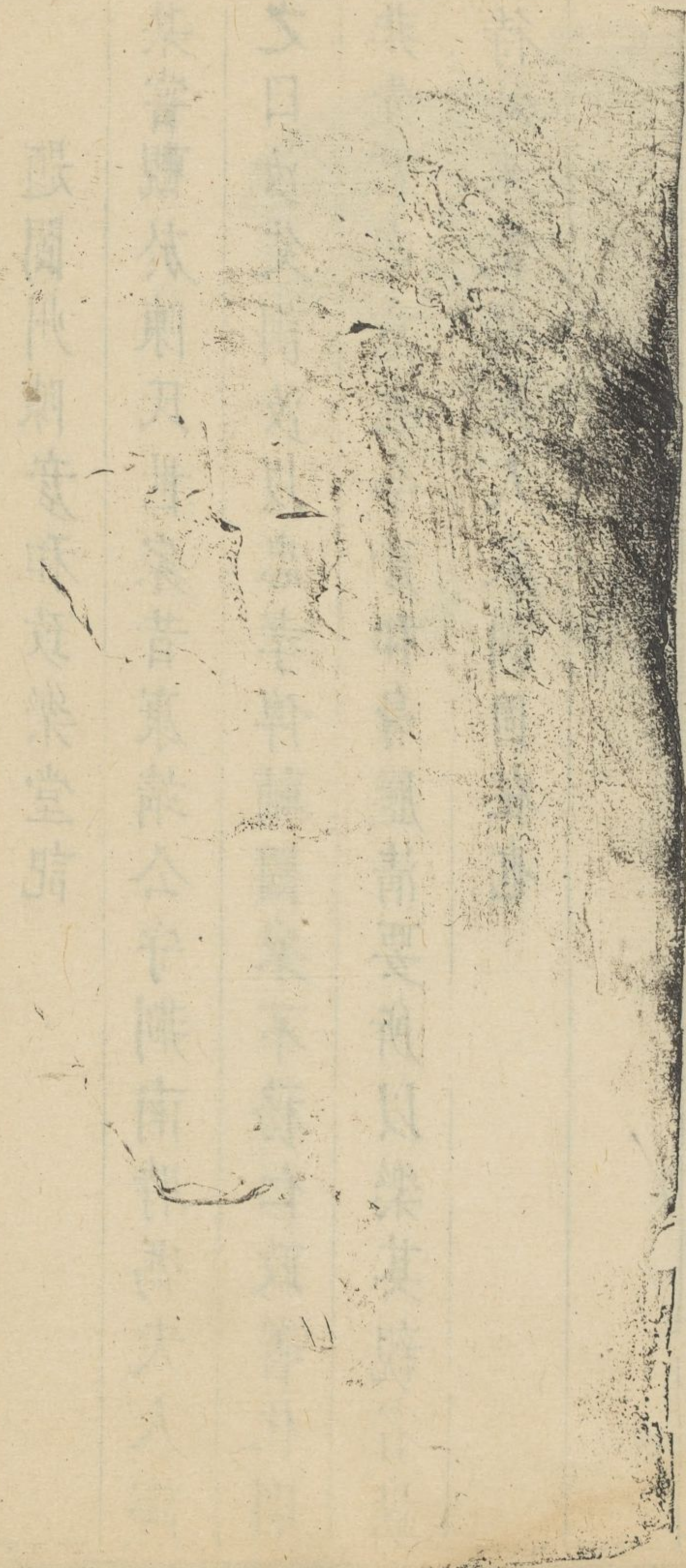
題宋諸陵畫像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
 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
 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攷見祕
 閣畫像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
 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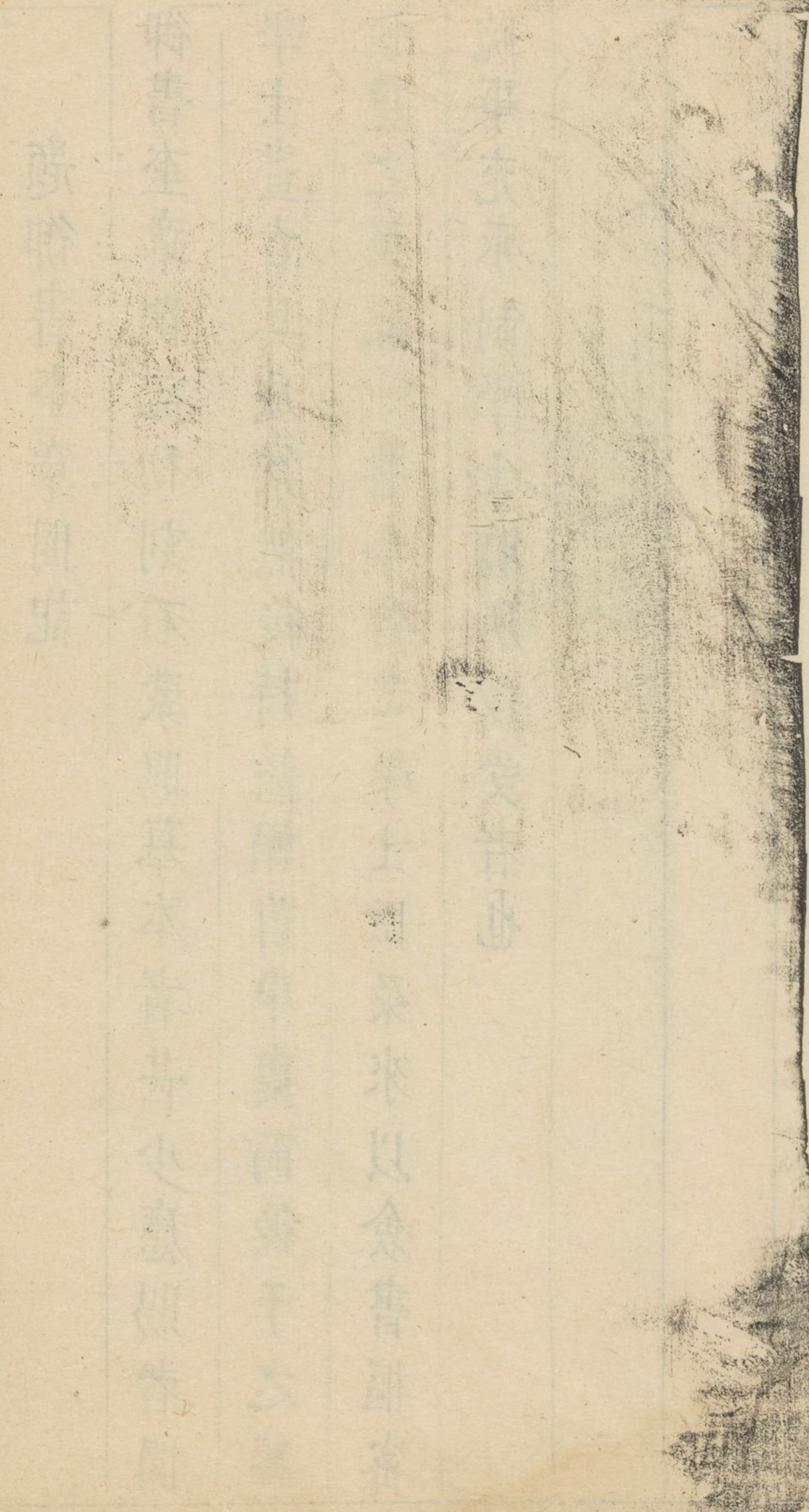
題閩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某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
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
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
待外來哉馮夫人家訓固在也



題御書奎章閣記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
學士畫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
慎重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朶來以僉書樞密
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
 大者曰魁象物以為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
 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為進士第一亦輔
 相之占耶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與荆榛丘壠之間而荒烟野燒不可復知者

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
父文墨之敘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
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
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

跋紹興三年召故叅知政事歐陽修之孫世興
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丘虛矣故家風流民之望也况斯文之
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歎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榱椽補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修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

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
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民奉詔建寺集
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
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
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哉

題義士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常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
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能食之者則官之所
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爲心非君
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
可如何存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
私推已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
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
以稱施又何疑焉

題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仝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陞從事三級誥重有感焉從事以大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卽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

道園集
顧其用之何如耳三誥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
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
者深矣全通暢善學甚宜于時仕于京師且久其有
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千六字申屠子廸家藏也子廸言宋
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盡爲兵士剔取犀玉標軸
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遺棄中
信知神物護持耶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
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
襄陽米芾所爲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某獲睹
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尙多
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尤

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題
之曰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之語勗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
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
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孝弟之所以從出而行
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
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
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

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
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
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
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
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爲邢君爵第
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
顯名於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而
有感焉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
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
斥堠爲合作也

跋晦菴與蔡季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
其事跡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
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
不少名物若律曆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
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
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爲大將以其兵晉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三十年天曆初以使司在京師是年秋九月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奠關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恇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閒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一而鎮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爲亂致煩重兵數年天子自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

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布宣德意得其情狀以
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
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見用矣克城先生所謂從道
事實與簡冊有闕先生吾獨者舊所謂儒林祭酒者
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文勝之史也某備員
執筆之未敢不錄而識之以待

題申屠子邁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
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
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
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
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其寶藏之藹然
孝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黃山谷墨蹟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嘗于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
恂恂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
弟者何其忠厚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陽賜扇內廷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諼草
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爾然戒殢酒祝以忘
憂豈黃髮為期之意乎

跋朱文公白鹿洞賦草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于其間乎某嘗泛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暮無及之嘆今夫荒閒寂寞之濱朝絃暮誦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時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

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
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

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蓋可攷知者尙多七君子
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
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
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
下軫福率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終
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爲吉而九二
卽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

嘗學之矣悲夫

下河海者入思佩者文而此以公若故武吉而此二
下河海者入思佩者文而此以公若故武吉而此二
下河海者入思佩者文而此以公若故武吉而此二
下河海者入思佩者文而此以公若故武吉而此二
下河海者入思佩者文而此以公若故武吉而此二
下河海者入思佩者文而此以公若故武吉而此二
下河海者入思佩者文而此以公若故武吉而此二
下河海者入思佩者文而此以公若故武吉而此二
下河海者入思佩者文而此以公若故武吉而此二
下河海者入思佩者文而此以公若故武吉而此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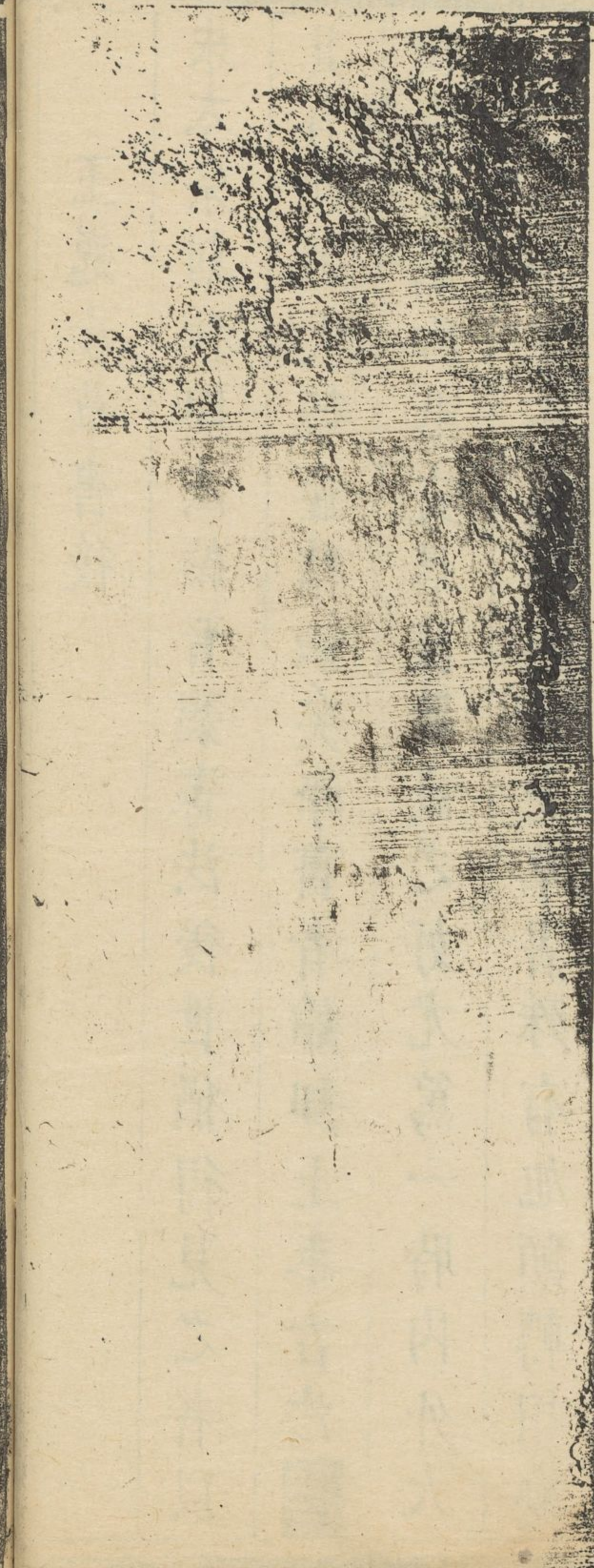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
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
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咏嘆之資則亦未矣爲齣詩
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王逸少草書後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
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
後南渡講和燕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
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相變
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
者愈堅禁僞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
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
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

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予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
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
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王道經術輔翌裕皇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卽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也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瀚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

肇於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術
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以供事
卽請畱許公於旣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爲曆
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 曆無媿矣然必每歲
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
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
公以陰陽名家尙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
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
其精微畧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
及得贊善家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
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爲也姑爲表其當著於
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

順菴銘跋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原
徂流木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捍木拔則
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
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患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
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
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
有所矯激勉強也誠如是乃所以爲至順故也今
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

內無飢饉天閼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
遇豈有拂逆之事其爲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
真知皇之所妄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
則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
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
者以順爲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
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
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
一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
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修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
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
可不以善性比丘爲戒也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侯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善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卒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於朝宁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揆飾之也而勸誠之

辭子孫之託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
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慊以爲僅能至是何
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
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
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淺薄蓋有朝受知
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
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
之士有爲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
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
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
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
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義奇績天下旣
定歷治大故屨要宦者三十餘年旣老於家優游子
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見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以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歿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卽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

通國集
之於其家父兄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
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
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
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
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題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傅朋公所題也徘徊顧
瞻嘆其深穩高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
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
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
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
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
靡從之而晉魏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
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

遂不傳宋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恠不惟江南
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况弊南方
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卽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
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尙可類鶩而宋末知
張之謬者乃多尙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
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
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吾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
蓋深得之于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嘆
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
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
足觀此書乃如書字正作古象形之意甚爲可嘉
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恠也然當時有臨
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
掾執筆末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違侍奉吉慶武夷鄭知
觀來說賜田給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渠自去面懇
幸與詳度言之亦須不碍官府事體乃佳耳提官丈
不敢拜書韜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
又嘗托季通言之不知竟何如更覓一信若十千可
就卽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草奉此歲晚珍重以迓
新社不宣某再拜

政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
燭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於門

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其
教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燭
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卽所謂新阡之近而
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
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
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

坐貶歿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爲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誚之公以時之古爲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原功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甫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日迴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爲職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居以黃岡尉檄湖南

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
衣人見者予齟齬時嘗夢在高山長松間及長宦婚
又數罹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
內附先君自海上歸塋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
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逐食走江
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
集仕於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充使若與
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隔此予之感而原功
甫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甚

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暮陰晴之景於一卷而
山川脈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
變化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
反復無窮之世變不知原功甫又與予之意有同異
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而進讀左丞相專領之 在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年高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及某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暫而

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
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
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
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四年矣
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顧有取於經筵者將
無虛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事玉旨荅
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役工人
搗楮爲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
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晉

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
不足適人不與間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
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
云耳他不敢也然而集賢慨慨切至於孟子之所
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於奏議稿後而歸之

題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泛及散漫而摩詰脩載華子岡欵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泝幸夷塢之目何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跋李木魯氏貞節傳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李木魯太常公叙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脩可徵不誣足爲世教勸佐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恒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夫

文華前此不亦然夫

此部平素莫亦人負簡冊而此不盡出

此部平素莫亦人負簡冊而此不盡出

此部平素莫亦人負簡冊而此不盡出

此部平素莫亦人負簡冊而此不盡出

此部平素莫亦人負簡冊而此不盡出

此部平素莫亦人負簡冊而此不盡出

此部平素莫亦人負簡冊而此不盡出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侍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况其
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
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
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恒節有不待重祿之勸者涿
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
自乎

孟同知墓誌銘後

延祐中有旨修遼金宋史至今

年間未遑有所

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
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脩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
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爲意
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爲孟氏墓銘足以考見燕
城中統以前盛衰之迹噫使人人如孟氏有世積之
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
仕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
臣屑爲之蓋勢然也國家因遼金之舊寄政事於文
法之史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
士旣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
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檄之末以沒其身而已
予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尙書王公伯厚
某等與今翰林侍讀學士鄧善之某 諸公皆名顯

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人言哀士弘氏之位不稱
才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
聞而誦說之使後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
億說自爲牴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
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
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
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以爲也事有弗
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粗加
槩括時未成書而世未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

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已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謂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攷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

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攷其所未至者焉於乎其志亦大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慤嚴覈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世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予將畱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怱怱不暇故畧叙梗概而歸 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叅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

斯者請見於他日尙未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
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
以謹禮也河南侍御史程氏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
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
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宜其文獻
之淵懿不可及也况至元以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
攷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愷
清慎端介爲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某

道園集
敬識而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雪霜斧斤之害相尋息焉
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
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某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
夫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於兵幸而生存子孫有
可稱述者可僂而數也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
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
人之爲人者能存而充之云爾於乎聖人在上所以
教乎人使之不至爲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

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
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哉豈亦有所勸也夫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
跡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
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
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
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劉資深墨庄後

清江劉氏墨庄之說具在方冊著乎當時傳之後世
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爲靜春氏作墨庄
記始有以啓學問之大原以達其期望之先志臨川
吳子爲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庄後記以
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學之品級以終朱子
之言焉其所以爲墨庄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
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爲之御而車弗駕也終
不能以適遠扁鵲爲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以已

疾先世之言二公之記細繹而服力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墨庄之興至於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曾至於雲仍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浚之以忠厚之源潤之以詩書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以耒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別之以嘉穀稗稊之分者吳子之言也善爲田者將爲嘉穀乎將爲稗稊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于斯庄也蓄焉播焉其有獲也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說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爲實可以衣被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卽受世祖知遇歷
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廟堂裨贊國論起家東
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
相尙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
初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
險惟爲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
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旣去世而使吾黨
小子得以淺學末技濫奏于空乏之餘殆不勝其媿

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
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爲
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不忍去手且
冲
淡悠遠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
爲政不大聲色以爲厲而嚴重崇高儼然泰山巖巖
之勢又豈硜硜悻悻者之所爲哉相望纔三四十年
而風聲氣習邈乎遼絕敦厚之風猶可繼耶敬書其
後而歸之

題幹羅氏世譜

集嘗待罪著廷勲臣諸王侯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
德忠獻王社稷大臣勲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
載其事其族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燮理溥化舉進
士高科有斯文之好其仕于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
此古者衆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
以聯絡其族有承地以食之疏弱者蓋鮮矣忠獻以
王爵食順德實未始去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
重未嘗就國而卽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歎

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
暢達或在于此或在于彼豈有常乎國家興王之初
以幾畧著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
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豫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沅江分寧之
雙井雙井之子孫衆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
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
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
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殆數十人衣冠
文獻歷歷可數求之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
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
槩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

盛大者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
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
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于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
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在以奉承其詩書之
澤江海之流始于涓涓松栢千仞起于毫末德榮其
毋自卑而慎之哉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已之所當爲分之所得
爲力之所可爲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
爲而爲之者也仕有世祿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
鄰里親戚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
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大夫士之家農
工商隸兼并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絕於是君子
又因時宜而推惻隱之心以行均濟之道以救一時
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黃曹工部

家簪纓華遠鄉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
墜故翰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甚詳益可以傳信矣
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
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
不見其有要譽于鄉黨朋友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
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繇遠殆食其報理
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變
朝廷不愛大以勸分于富室或者又有虛濫
之欺速報以自衛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不過于淺
乎

跋曾氏世譜後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谿者以故宋南安守仕于國
朝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
冲子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
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爲
族譜敘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爲溫彥博高
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
可攷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之
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盛之至也

曾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世文獻之懿度越古
今文肅貴爲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
知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
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覲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
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
之誚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爲君子之道
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旣多支分派別
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途之人士
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之言又曰後之續此

書者世緒旣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
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于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
作譜者之所當知者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
間人文並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兄弟三人在故宋時
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豐三君子以來金
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黃門
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尙多晏亦
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旣自
爲郡南豐又別爲州其居金谿者復爲臨川之大族

何其盛哉集嘗待罪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勳臣世系
承詔撰經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
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故老而後敬書之正恐他
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先朝之故家遺族僅
存于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
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夫

跋劉墨庄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
南渡後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
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
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卿監
以下尚多有之內附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
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
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桐木韓氏子孫近
得見譜于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庄劉氏自清

江來金谿遂爲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
之世家及其交游文學之懿輯爲三巨編何其脩哉
噫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
貽永於後來矣

重書黃子中澄陂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
容納萬事而不以爲襍酌酢萬變而不以爲勞世不
見知而不爲之愠時見用而不爲之厭富貴利達貧
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蠆之
螫破斧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
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鐘之分瓶甕甕盎之盛一受形
而不可易器之物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
豈無擴充之道哉是故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

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于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陂

名其堂予嘗爲記之嘗攷夫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予廣澄陂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懼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歎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非而畧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

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于孔門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容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况于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于顏子始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爲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于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陂在其中矣

跋柳誠懸墨蹟

予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稽叔夜絕交書石本
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攜歸蜀物是時未識柳公筆法
亦不知此石鐫磨之精否摹榻之工拙也後官成均
與鄆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
經真蹟非惟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於界
畫粘綴硬黃搗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晉几格臨玩
僅半載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
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

問則亦不可謂全無累于塵影者矣而譙致榮乃得
絕交書墨蹟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予
目障成痼畧不能辯淡磔點畫于茫渺之際傳曰盲
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爲惆
悵書後而歸之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著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不可者
據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竊
學者之祿于成均僦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
邇親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時公尚貧甘旨新異
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餽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
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
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
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

道園集
若與已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蔬糲也舉
家長幼安行以爲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
南旦暮適公館見其爲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
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參孟子猶曰可而已
吾見公之爲養者如此而歎然猶若自以爲有未能
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一也公後連典東南
數大郡兩拜行省叅政以廉明數持憲節福祿未艾
而其子方以時材爲顯官于朝公之敷歷中外能左
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諡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
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乏國
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爲當時遺臣志士區區海隅
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
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郟城時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
楊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
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
裨將楊再興則邦父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兀术身

道園集
被數十鎗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
鄆城之役恢復之業係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兀
术戰破汴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
劉光世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
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术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蠟書
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爲斯時
而發也歟

題臨川棲源許氏族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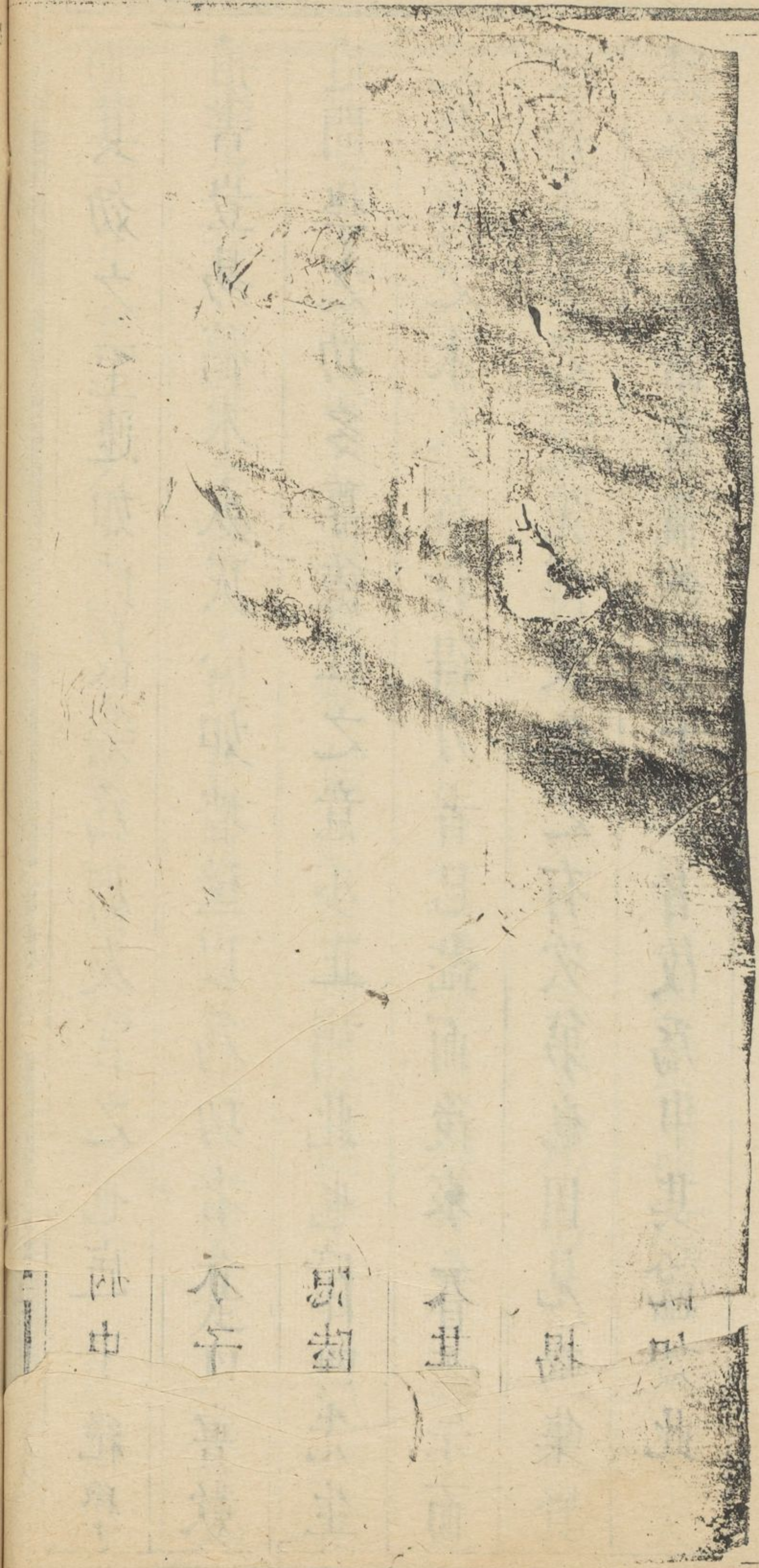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
許氏之世德固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
邑之望子孫之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
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荆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如
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以信乎荆公之言也
士由文而顯文以人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跋朱先生荅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群疑之中此尤可喜卽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按朱子荅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大有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

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已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身心頗相照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已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辯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

而其効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捐書豈易稿木灰心如墻壁以爲功者朱子嘗歎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學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吝氣之語有慨然于予心者故爲申其說如此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修諸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爲無
 媿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
 集衆思廣忠益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和州行狀
 云我先雍公以中書舍人叅費葉公軍事立功采石
 時和州獻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三劄極爲先公
 所重卽驟用之遂爲徙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沙
 積糧三十萬金人之計失而氣沮其功蓋不細也魏
 公第一書蓋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勲勞于國家

凡文武才畧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率
連得書則和州之事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
國家列聖屢有修宋史之詔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
以補闕文不亦偉乎方采石之功旣立國勢畧定思
陵起魏公於籍委以江淮諸軍聞之手額相慶爭
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孚
于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曲之失不可掩而其
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尙慎之和州之孫新隆州學正
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謹書以
歸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於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以爲
其詩泊然冲淡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
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蓋以擬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
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子而
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明君臣之大義
于天下則同也晉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
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
斯言也想見四君子于千載之上恨不得爲之執御

焉幼嘗遊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
憔悴枯槁者晉侯像世或傳之而畫者以太史公言
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
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
深遠傳倣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
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誦其
詩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
耳臨川郡貳幕大梁邵宏父得吳興趙公所寫淵明
像蓋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旣深且遠而筆力又足
以達其精蘊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
不忍忘若此乃爲之述贊云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峴崎遐蹤遠微帝鄉莫期
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德則難言也一世猶難言之况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能使後世儼叔度爲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乎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爲之傳皆能發其幽淡以爲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急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祿久則又以爲不足熱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媿乎此

史官所以有闕于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
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
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
矣讓不爭也不爭不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
顯有時而讓在已君子求其在已者而已可不務乎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使君出蜀時送行詩
一大軸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並從日
者兵部郎官直寶文閣夔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
我先郡公閒居崇仁從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
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時所賦手書以補之蓋先
丞相與尚書公相友于朝而尚書公鎮夔時先從曾
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年于
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潛

然尚書裔孫元吉舉以相示番之十餘月慨念故鄉
先賢聲采遼遠幾無知音欲自趙公彥訥以下稍爲
疏其行事爵里之一二而集目障爲阻久未能書元
吉從事南康遽有行色姑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二篇者示集蓋
二十二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
而此篇則崇仁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
來崇仁而先叅政郡公內附後番此弗能去則亦樂

其文獻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遠習俗寢失其故集欲
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以示吾黨之小子此故在
所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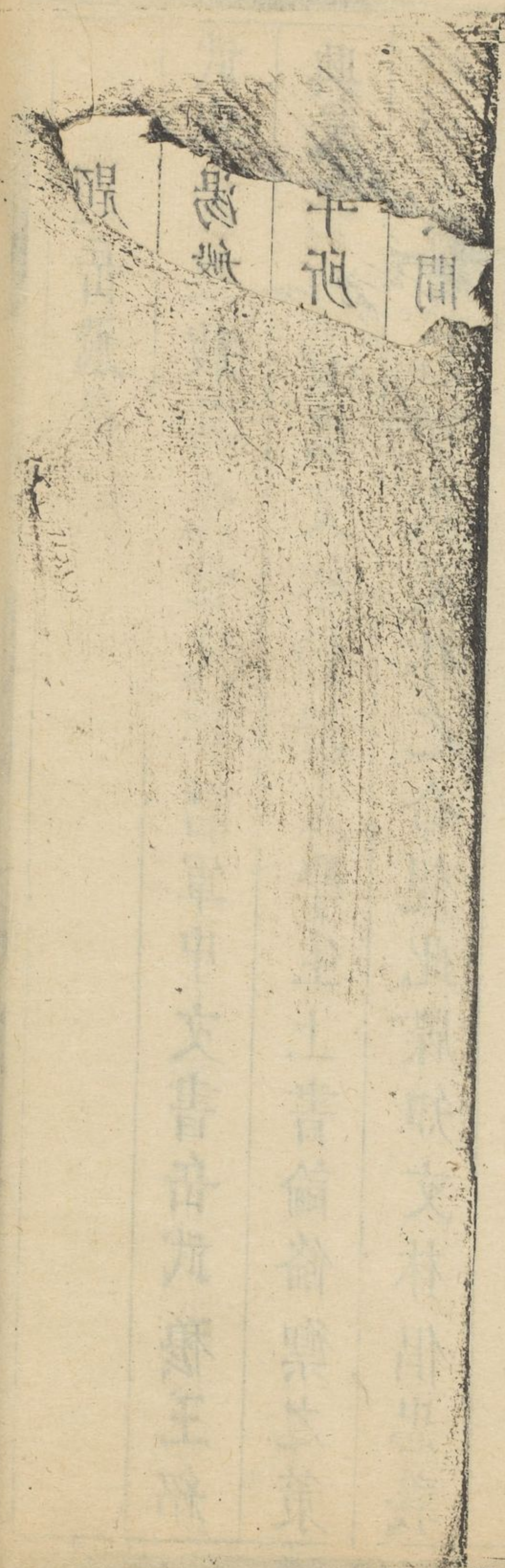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載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脩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歿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劉太尉所署別爲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之係矣

近年集在館中將纂修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
軼為說若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題曾歐二公帖

右歐陽公會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
以資僚友之攷訂者謙讓而周悉曾公家書所以事
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
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
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黃勉齋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
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
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
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